



■國營事業工會不應該只顧爭薪水，也要關心社會運動。
資料照片

國營工會如何贏得支持

近來，國營事業成為過街老鼠，在油電雙漲、薪資倒退的當下，國營事業員工有保障的年終獎金顯得格外刺眼。立法院大砍28億預算，修理這些「貴族勞工」，順應沸騰的民意。的確，國營事業每次招考總吸引許多渴求穩定的社會新鮮人。然而，除節省一小筆國庫支出，將一群較優渥的受薪者勞動條件硬拉下來，對其他廣大的受薪者與納稅者，這會有什麼好處？事實上，國營事業較不血汗的工作，應該是私部門勞工都享有的權利；如果這樣的勞動條件被批評為不切實際的高標，那麼現實只可能進一步向下修正。

國營事業工會總是強調，他們負擔了政策任務，「績效」不該是評估表現的唯一標準。當民營電廠的利潤被保障，台電調漲電價卻受到許多政治干擾；台塑大可将汽油賣到價錢較好的國外市場，中油卻得確保每個偏遠的鄉村與漁港都有燃料可用。這樣的說法顯然無法扭轉公眾既有的刻板印象。

20年前，情況並不是如此嚴峻。當時國營事業的自主工會勢力正崛起，廠內他們挑戰了國民黨黨部與情治人員的監控，與廠外的民主化浪潮相呼應。在「工運社會化」的口號下，自主工會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，擴大聯盟的對象，如他們曾聲援反高學費的學生。若沒有國營事業工會的參與，1995年上路的全民健保將會提高受僱者的負擔比，1996年《勞基法》納入200萬服務業勞工也將遙遙無期。在當時，反民營化的訴求是「反財團化」與「捍衛全民資產」，而不只是消極維護既有的員工權益。

當時國營事業工會是走所謂的「社會運動工會」(social movement unionism)路線，與其他新興民主化國家(如南韓、南非與巴西)類似。工會領袖關切的不只是會員的薪水，也在乎他們作為勞工、公民更廣義的權益。工會成了廣大進步運動的一環，也取得更多的支持與同情。若魯拉(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)只想為聖保羅的鋼鐵工人爭取更多的薪水，他不會成為巴西史上最受愛戴的總統。

自我窄化與民為敵

不幸的是，後來國營事業工會悖離這條路。在2000年的工時案爭議後，很少有為其他勞工爭取權益的行動。在創立之初，全國產業總工會承繼了勞工運動的正統香火，但到最近，自我限縮成為國營事業工會的聯誼會。1997至2006年，台灣基本工資10年沒調漲，部分原因即是全國性勞工領袖缺乏視野，不關切更弱勢勞工的處境。目前，健保補充保費要扣研究生的工讀金，卻對於股市與房市的投機收入網開一面。經發會決議要引進更多外勞、放寬工時與解僱的規定，這種種不合理的情事，全國性工會似乎沒有想到要更積極行動。

日益自我窄化的國營事業工會，有時更與廣大的公民社會為敵。先前的反五輕運動，工會是與飽受污染之苦的後勁居民站在同一陣線。但最近，工會卻動員會員為公司的開發案護航，與反污染民眾相對峙。台電工會也曾是嚴積極擁護的勢力，但興建中核四倍受質疑，連原能會官員都看不下去，各種工程弊端也時有所聞，最熟悉內情的台電員工卻文風不動。

國營事業工會要贏得社會支持，重拾「工運社會化」的路線才是王道。只有為廣大受薪階級爭取權益，與各種公民團體對話和合作，國營事業員工的待遇才不會被認為是少數人的特權，而是提升台灣勞動者尊嚴的助力。